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

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，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：「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來這園子裡頭混攪！」黛玉聽了，大叫一聲道：「這裡住不得了！」一手指著窗外，兩眼反插上去。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，雖靠著賈母疼愛，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。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著，一一在別人呢，一句也貼不上的——竟像專罵著自己的。自思一個千金小姐，只因沒了爹娘，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，那裡委屈得來？因此，肝腸崩裂，哭的暈過去了。紫鵲只是哭叫：「姑娘！怎麼樣了？快醒來罷！」探春也叫了一回。半晌，黛玉回過這口氣，還說不出話來，那隻手仍向窗外指著。

探春會意，開門出去，看見老婆子手中拿著拐棍，趕著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：「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果樹木，來到這裡，你作什麼來了？等我家去，打你一個知道！」這丫頭扭著頭，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，瞅著老婆子笑。探春罵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！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？」老婆子見是探春，連忙陪著笑臉兒，說道：「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，他就跟了來。我怕他鬧，所以纔吆喝他回去，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不用多說了，快給我出去。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，還不快去麼？」老婆子答應了幾個「是」說著，一扭身去了，那丫頭也就跑了。

探春回來，看見湘雲拉著黛玉的手只管哭，紫鵲一手抱著黛玉，一手給黛玉揉胸口，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。探春笑道：「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，你疑了心了麼？」黛玉只搖搖頭兒。探春道：「他是罵他外孫女兒。我剛纔也聽見了。這種東西說話，再沒有一點道理的。他們懂得什麼避諱！」

黛玉聽了，歎了口氣，拉著探春的手道：「姐兒——」叫了一聲，又不言語了。探春又道：「你別心煩。我來看你，是姊妹們應該的。你又少人伏侍。只要你安心肯吃藥，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，能夠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，大家依舊結社做詩，豈不好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可是三姐姐說的，那麼著不樂？」黛玉哽咽道：「你們只顧要我喜歡，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？只怕不能夠了！」探春道：「你這話說的太過了，誰沒個病兒災兒的？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？你好生歇歇兒罷。我們到老太太那邊，回來再看你。你要什麼東西，只管叫紫鵲告訴我。」黛玉流淚道：「好妹妹！你到老太太那裡，只說我請安，身上略有點不好，不是什麼大病，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。」探春答應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只管養著罷。」說著，纔同湘雲出去了。

這裡紫鵲扶著黛玉躺在床上，地下諸事，自有雪雁照料，自己只守著傍邊。看著黛玉，又是心酸，又不敢哭泣。那黛玉閉著眼躺了半晌，那裡睡得著？覺得園裡平日只見寂寞，如今躺在床上，偏聽得風聲，蟲鳴聲，鳥語聲，人走的腳步聲，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，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，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。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，遞給紫鵲。紫鵲隔著帳子，輕輕問道：「姑娘，喝一口湯罷？」黛玉微微應了一聲。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，自己上來，攙扶黛玉坐起，然後接過湯來，攪在唇邊試了一試，一手摟著黛玉肩臂，一手端著湯送到唇邊。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，便搖搖頭兒不喝了。紫鵲仍將碗遞給雪雁，輕輕扶黛玉睡下。

靜了一時，略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問道：「紫鵲妹妹在家麼？」雪雁連忙出來，見是襲人，因悄悄說道：「姐姐屋裡坐著。」襲人也便悄悄問道：「姑娘怎麼著？」一面走，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。襲人聽了這話也嚇怔了，因說道：「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，嚇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紫鵲從裡間掀起簾子，望外看見襲人，招手兒叫他。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：「姑娘睡著了嗎？」紫鵲點點頭兒，問道：「姐姐纔聽見說了？」襲人也點點頭兒，蹙著眉道：「終久怎麼樣好呢！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嚇了個半死兒！」紫鵲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襲人道：「昨日晚上睡覺，還是好好兒的。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，嘴裡胡說白道，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似的。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。你說嚇人不嚇人？今日不能上學，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嗽起來，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。黛玉微微睜眼問道：「你合誰說話呢？」紫鵲道：「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。」說著，襲人已走到床前。黛玉命紫鵲扶起，一手指著床邊，讓襲人坐下。襲人側身坐了，連忙陪著笑勸道：「姑娘倒還是躺著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不妨，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。剛纔是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？」襲人道：「是寶二爺偶然魔住了，不是認真怎麼樣。」

黛玉會意，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，又感激，又傷心，因趁勢問道：「既是魔住了，不聽見他還說什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也沒說什麼。」黛玉點點頭兒，遲了半日，歎了一聲，纔說道：「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，看耽擱了他的工夫，又叫老爺生氣。」襲人答應了，又勸道：「姑娘，還是躺著歇歇罷。」黛玉點頭，命紫鵲扶著歪下。襲人免坐在旁邊，又寬慰了幾句，然後告辭，回到怡紅院，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，也沒什麼大病，寶玉纔放了心。

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，一路往賈母這邊來。探春因囑咐湘雲道：「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，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。」湘雲點頭笑道：「知道了。我頭裡是叫他嚇的忘了神了。」

說著，已到賈母那邊，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。賈母聽了，自是心煩，因說道：「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災的。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，他這個身子也要緊。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。」眾人也不敢答言。賈母便向鴛鴦道：「你告訴他們，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，叫他再到林姑娘那屋裡去。」鴛鴦答應著出來，告訴了婆子們。婆子們自去傳話。這裡探春湘雲就跟著賈母吃了晚飯，然後回園中去。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大夫來了。瞧了寶玉，不過說飲食不調，著了點兒風邪，沒大要緊，疏散疏散就好了。這裡王夫人鳳姐等，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；一面使人到瀟湘館，告訴說：「大夫就過來。」紫鵲答應了，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，放下帳子，雪雁趕著收拾房裡的東西。

一時，賈璉陪著大夫進來了，便說道：「這位老爺是常來的，姑娘們不用迴避。」老婆子打起簾子，賈璉讓著，進入房中坐下。賈璉道：「紫鵲姐姐，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。」王大夫道：「且慢說。等我診了脈，聽我說了，看是對不對。若有不合的地方，姑娘們再告訴我。」紫鵲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，攪在「迎手」上。紫鵲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擡起，不叫壓住了脈息。

那王大夫診了好一會兒，又換那隻手也診了，便同賈璉出來，到外間屋裡坐下，說道：「六脈皆弦，因平日鬱結所致。」說著，紫鵲也出來，站在裡間門口。

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：「這病時常應得頭暈，減飲食，多夢；每到五更，必醒個幾次；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，也必要動氣，且多疑多懼。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，其實因肝陰虧損，心氣衰耗，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。——不知是否？」紫鵲點點頭兒，向賈璉道：「說的很是。」王太醫道：「既這樣就是了。」說畢，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。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。王太醫吃了茶，因提筆先寫道：

六脈弦遲，素由積鬱。左寸無力，心氣已衰。關脈獨洪，肝邪偏旺。木氣不能疏達，勢必上侵脾土，飲食無味；甚至勝所不勝，肺金定受其殃。氣不流精，凝而為痰；血隨氣湧，自然咳吐。理宜疏肝保肺，涵養心脾。雖有補劑，未可驟施。姑擬「黑逍遙」以開其先，復用「歸肺固金」以繼其後。不揣固陋，俟高明裁服。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。

賈璉拿來看時，問道：「血勢上沖，柴胡使得麼？」王大夫笑道：「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，為吐衄所忌，豈知用鱉血拌炒，非柴胡不足宜少陽甲膽之氣。以鱉血製之，使其不致升提，且能培養肝陰，制遏邪火。所以《內經》說：『通因通用，塞因塞

用。」柴胡用紫血拌炒，正是『假周勃以安劉』的法子。」賈璉點頭道：「原來是這麼著。這就是了。」王大夫又道：「先請服兩劑，再加減，或再換方子罷。我還有一點小事，不能久坐，容日再來請安。」說著，賈璉送了出來，說道：「舍弟的藥就是那麼著了？」王大夫道：「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，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。」說著，上車而去。

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，一面回到房中去告訴鳳姐，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，述了一遍。只見周瑞家的走來，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。賈璉聽到一半，便說道：「你回二奶奶罷，我還有事呢。」說著，就走了。

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，又說道：「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，看他那個病，竟是不好呢：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，摸了摸，身上只剩了一把骨頭。問問他，也沒有話說，只是淌眼淚。回來紫鵝告訴我說：『姑娘現在病著，要什麼，自己又不肯要，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裡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。如今吃藥，雖是公中的，零用也得幾個錢。』我答應了他，替他來回奶奶。」鳳姐低了半日頭，說道：「竟這麼著罷：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。也不用告訴林姑娘。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。一個人開了例，要是都支起來，那如何使得呢？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？也無非為的是月錢。況且近來你也知道，出去的多，進來的少，總繞不過彎兒來。不知道的，還說我打算的不好。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，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。周嫂子，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，這個自然還知道些。」

周瑞家的道：「真正委屈死人！這樣大門頭兒，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。別說是女人當不來，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，還撐不住呢。還說這些個混賬話！」說著，又笑了一聲道：「奶奶還沒聽見呢，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！前兒，周瑞回家來，說起外頭的人，打量著偻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。也有說：『賈府裡的銀庫幾間，金庫幾間，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，玉石嵌了的。』也有說：『姑娘做了王妃，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了一半子給娘家。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，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，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似的。那日在廟裡還願，花了幾萬銀子，只算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。』有人還說：『他門前的獅子，只怕還是玉石的呢！園子裡還有金麒麟，叫人偷了一個去，如今剩下一個了。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，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，也是一點兒不動的，喝酒下棋，彈琴畫畫，橫豎有人伏侍呢，單管穿羅單紗；吃的帶的，都是人家不認得的。那些哥兒姐兒們，更不用說了，要天上的月亮，也有人去拿來給他玩。』還有歌兒呢，說是：『寧國府，榮國府，金銀財寶如糞土。吃不窮，穿不窮，算來——。』」說到這裡，猛然咽住。原來那歌兒說道：「算來總是一場空。」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，說到這裡，忽然想起這話不好，因咽住了。

鳳姐兒聽了，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，也不便追問。因說道：「那都沒要緊，只是這『金麒麟』的話從何而來？」周瑞家的笑道：「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。後來丟了幾天，虧了史姑娘撿著，還了他，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。奶奶說，這些人可笑不可笑？」鳳姐道：「這些話倒不是可笑，倒是可怕的！偻們一日難似一日，外面還是這麼講究。俗語兒說的，『人怕出名豬怕壯』，況且又是個虛名兒。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！」周瑞家的道：「奶奶慮的也是。只是滿城裡，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衙門兒，都是這樣說，況且不是一年了，那裡握的住眾人的嘴？」鳳姐點點頭兒。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，遞給周瑞家的道：「你先拿去交給紫鵝，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。若要官中的，只管要去，別提這月錢的話。他也是個伶俐人，自然明白我的話。我得了空兒，就去瞧姑娘去。」周瑞家的接了銀子，答應著自去。不提。

且說賈璉走到外面，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：「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。」賈璉急忙過來，見了賈赦。賈赦道：「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、兩個吏目去看病，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。這幾天，娘娘宮裡有什麼信兒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沒有。」賈赦道：「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；不然，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裡打聽打聽纔是。」

賈璉答應了，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，一面連忙去看賈政賈珍。賈政聽了這話，因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風聲？」賈璉道：「是大老爺纔說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。」賈璉道：「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。只見賈珍迎面來了，賈璉忙告訴賈珍。賈珍道：「我正為也聽見這話，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呢。」於是兩人同著來見賈政。賈政道：「如係元妃，少不得終有信的。」說著，賈赦也過來了。

到了晌午，打聽的尚未回來，門上人進來回說：「有兩個內相在外，要見二位老爺呢。」賈赦道：「請進來。」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。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，先請了娘娘的安，一面同著進來，走至廳上，讓了坐。老公道：「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，昨日奉過旨意，宜召親丁四人，進裡頭探問。許各帶丫頭一人，餘皆不用。親丁男人，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，不得擅入。準於明日辰巳時進去，申酉時出來。」

賈政賈赦等站著聽了旨意，復又坐下，讓老公吃茶畢，老公辭了出去。賈赦賈政送出大門，回來先稟賈母。賈母道：「親丁四人，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。那一個人呢？」眾人也不敢答言。賈母想了想，道：「必得是鳳姐兒，他諸事有照應。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。」

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，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，凡「文」字輩至「草」字輩一應都去。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，四餘輛翠蓋車，明兒黎明伺候。家人答應去了。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賈母：「辰巳時進去，申酉時出來。今日早些歇歇，明日好早些起來，收拾進宮。」賈母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們去罷。」赦政等退出。這裡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，又說了些閒話，纔各自散了。

次日黎明，各屋子裡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，太太們各梳洗畢，爺們亦各整頓好了。一到卯初，林之孝合賴大進來，至二門口回道：「轎車俱已齊備，在門外伺候著呢。」不一時，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。大家用了早飯，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，眾人圍隨，各帶使女一人，緩緩前行。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。自己家眷隨後。「文」字輩至「草」字輩各自登車騎馬，跟著眾家人，一齊去了。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。

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著。一會兒，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：「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，著令入宮探問；爺們，俱著令內宮門外請安，不得入見。」門上人叫快進去。賈府中四乘轎子跟著小內監前行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著，令眾家人在外等候。走近宮門口，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著。見他們來了，便站起來說道：「賈府爺們至此。」賈赦賈政便捱次立定。轎子抬至宮門口，便都出了轎。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，賈母等各有丫頭扶著步行。走至元妃寢宮，只見奎壁輝煌，琉璃照耀。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：「只用請安，一概儀注都免。」

賈母等謝了恩，來至床前請安畢，元妃都賜了坐。賈母等又告了坐。元妃便問賈母道：「近日身上可好？」賈母扶著小丫頭，顛顛巍巍站起來答應道：「託娘娘洪福，起居尚健。」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。邢王二夫人，站著回了話。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。鳳姐站起來回奏道：「尚可支持。」元妃道：「這幾年來，難為你操心！」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，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，請娘娘龍目。元妃看時，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。那元妃看了職名，心裡一酸，止不住早流下淚來。宮女兒遞過絹子，元妃一面拭淚，一面傳諭道：「今日稍安，令他們外面暫歇。」賈母等站起來，又謝了恩。元妃含淚道：「父女弟兄，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！」賈母等都忍著淚道：「娘娘不用悲傷，家中已託著娘娘的福多了。」

元妃又問：寶玉近來若何。賈母道：「近來頗肯念書。因他父親逼得嚴緊，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。」元妃道：「這樣纔好。」遂命外宮賜宴。便有兩個宮女兒，四個小太監，引了到一座宮裡。已擺得齊整，各按坐次坐了。不必細述。

一時，吃完了飯，賈母帶著他媳婦三人，謝過宴。又耽擱了一回，看看已近酉初，不敢羈留，俱各辭了出來。元妃命宮女兒引道，送至內宮門，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。賈母等依舊坐著轎子出來，賈赦接著，大夥兒一齊回去。到家，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，仍應照齊集。不提。

且說薛家金桂自趕出薛蟠去了，日間拌嘴，沒有對頭，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，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。既給薛蟠作妾，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。金桂看去，更是一個對頭，自己也後悔不來。一日，吃了幾杯悶酒，躺在炕上，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

兒，因問著寶蟾道：「大爺前日出門，到底是到那裡去？你自然是知道了的？」寶蟾道：「我那裡知道？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，誰知道他那些事？」金桂冷笑道：「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，都是你們的世界了！別人是惹不得的，有人護庇著，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；你還是我的丫頭，問你一句話，你就和我摔臉子，說塞話！你既這麼有勢力，為什麼不把我先勒死了，你和秋菱，不拘誰做了奶奶，那不清淨了麼？偏我又不死，礙著你們的道兒。」

寶蟾聽了這話，那裡受得住？便眼睛直直的瞅著金桂道：「奶奶這些閒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！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。奶奶不敢惹人家，何苦來拿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？正經的，奶奶又裝聽不見，『沒事人一大堆』了。」說著，便哭天哭地起來。金桂越發性起，便爬下炕來，要打寶蟾。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，半點兒不讓。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，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，那裡理會他？

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，聽見如此吵鬧，便叫：「香菱，你過去瞧瞧，且勸勸他們。」寶釵道：「使不得，媽媽別叫他去。他去了，豈能勸他？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既這麼樣，我自己過去。」寶釵道：「依我說，媽媽也不用去，由著他們鬧去罷。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那裡還了得！」說著，自己扶了丫頭，往金桂這邊來。寶釵只得也跟著過去。又囑咐香菱道：「你在這裡罷。」

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，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。薛姨媽道：「你們是怎麼著，又這麼家翻宅亂起來？這還像個人家兒嗎？矮牆淺屋的，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？」金桂屋裡接聲道：「我倒怕人笑話呢！只是這裡掃帚顛倒豎，也沒主子，也沒奴才，也沒大老婆，沒小老婆，——都是混賬世界了！我們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，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！」寶釵道：「大嫂子，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。就是問的急了些，沒有分清『奶奶』『寶蟾』兩字，也沒有什麼。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，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也省了媽媽天天為僂們操心哪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是啊，先把事情說開了，你再問我的不是，還不遲呢。」金桂道：「好姑娘，好姑娘！你是個大賢大德的，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，好女婿，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，舉眼無親，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。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，只求姑娘，我說話，別往死裡挑撥！我從小兒到如今，沒有爹娘教導。再者，我們屋裡老婆、漢子、大女人、小女人的事，姑娘也管不得！」

寶釵聽了這話，又是羞，又是氣；見他母親這樣光景，又是疼不過。因忍了氣說道：「大嫂子，我勸你少說句兒罷。誰挑撿你？又是誰欺負你？別說是嫂子啊，就是秋菱，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啊。」金桂聽了這幾句話，更加拍著炕沿，大哭起來說：「我那裡比得秋菱？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！他是來久了的，知道姑娘的心事，又會獻勤兒。我是新來的，又不會獻勤兒，如何拿我比他？何苦來！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？行點好兒罷。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，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！」

薛姨媽聽到這裡，萬分氣不過，便站起身來道：「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兒；他句句勸你，你卻句句惱他。你有什麼過不去，不用尋他，勒死我倒也是稀鬆的！」寶釵忙勸道：「媽媽，你老人家不用動氣。僂們既來勸他，自己生氣，倒多了一層氣。不如且去，等嫂子歇歇兒再說。」因吩咐寶蟾道：「你也別鬧了。」

說著，跟了薛姨媽，便出來了。走過院子裡，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著秋菱迎面走來。薛姨媽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？老太太身上可安？」那丫頭道：「老太太身上好，叫來請姨太太安，還謝謝前兒的荔枝，還給琴姑娘道喜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多早晚來的？」那丫頭道：「來了好一會子了。」薛姨媽料他知道，紅著臉說道：「這如今，我們家裡鬧的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！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。」丫頭道：「姨太太說那裡的話？誰家沒個『碟大碗小』磕著碰著，的呢？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。」說著，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，略坐了一回，就去了。

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，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：「左脅疼痛的很！」說著，便向炕上躺下。嚇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